



大舅和表舅是结伴离家出走的。“咋的，你忘了？”在通往县城的土路上，大舅边说边瞪了一眼回头的表舅。

“你才忘了，我就是有点儿惦记我爹。”表舅抹了一把脸上的汗，不服气地说。

“谁没有爹，你现在回家，还来得及。”大舅说。

“和王班长说好的事，哪能反悔？走。”表舅梗了梗脖子，继续“噌噌噌”地往前走。

穿过这片林子，前面不远处就是大凌河了，清脆的枪声越来越响，也越来越密集。

“哥，看见啥了？”表舅手搭在额头问树上的大舅。

“啥也瞅不着啊……”树上的大舅话没说完，就听见一声炮响，由远及近，拖着长音。

“咔嚓”，大舅踩着的树枝应声而落。大舅也“咚”的一声，摔在地上，溅起了尘土，吓得表舅赶紧抱着脑袋趴在草地上。

过了一会儿，大舅捂着屁股，龇牙咧嘴地从地上爬起来，说：“怕个啥，还没上战场呢，一颗流弹就把你吓成这样。”

表舅红着脸，也跟着站起来，说：“哥，我爹说了，枪子儿可不长眼，小心点儿吧。”

表舅的爹，我应该叫姑姥爷，是姥爷的姐夫，也就是说姑姥爷的老伴姑姥姥是姥爷的亲姐姐。唉，其实啥老伴啊，听说姑姥姥生过三个孩子，前两个都夭折了，生下表舅后落了病，年纪轻轻就走了。姑姥爷就守着表舅这棵独苗，一守就是十几年。

那年秋天，解放军进驻东北屯。据说是解放锦州，但是锦州以东不远是个县城，县城的东边紧挨着大凌河。过了丰水期，河水不那么急了，但是这里接近河的下流，河面很宽。放眼整个河面，就只有一座铁路桥，往东通着沈阳，往西穿过县城连着锦州，河西驻守着国民党士兵。

“稍息，立正……”天刚亮，住在表舅家的战士就开始出操了。小个子的王班长，带着十几个战士认真地操练。

表舅在屋里隔着窗户瞅得眼睛发直。“瞅啥瞅，一会儿跟你哥出去拾柴火去。”姑姥爷说的“你哥”指的是大舅，大舅和表舅，是一对表兄弟，大舅比表舅大一岁，哥俩从小玩到大，表兄弟胜似亲兄弟。

表舅不情愿地走出屋子，迎上门口等着的大舅，哥俩嘀嘀咕咕地向南山走去，不时地回头瞄一眼王班长他们。

“我爹说了，我是我家‘独苗’，人家队伍里有规定，不要‘独苗’。”表舅有些无奈地说。

“那是你爹舍不得你，唬你呢，人家王班长可是说欢迎一切有志青年参加革命队伍，是一切。”大舅强调道。

“嗯，那可咋整？”

“咋整，活人还能叫尿给憋死，到时候再说呗。”

队伍是在半夜开拔的。也许是怕惊扰了老百姓，连平时吹惯了的集合号都没吹响，队伍就悄悄地走了。

姑姥爷起床后，看着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，说：“这些当兵的，真是头一回见到啊！”说完，就溜溜达达来到前院的姥爷家。

“姐夫，当兵的走了？”姥爷问。

“嗯，走了，都是和咱家孩子差不多大的后生呢。”姑姥爷回答。

“是呢，这当兵的一走，你就不用天天担心了。”姥爷说。

“我就这一棵独苗，能不看着点吗？他要有个三长两短，将来我死那天，到下面咋和你姐交代？”姑姥爷红着脸说道。

“当兵的打仗，咱的日子还过得啊，帮我收高粱吧。”姥爷岔开话题。

“嗯，走吧。”姑姥爷说。

说完，老哥俩操起镰刀，下地干活儿去了。

那一刻，东北屯是宁静的，可远在县城的大凌河畔，枪声一直响个不停。铁路桥横架在大凌河上，十几座桥墩支撑着桥身。

解放军要通过铁路桥攻打县城，国民党军在铁路桥的西岸布防，隔着十几米就有一座钢筋水泥构筑的暗堡，机关枪封锁着桥面与河面，许多战士牺牲在铁路桥上。抱着木头在河中泅渡的战士，也没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。

“报告王班长，有两个老百姓非要见你。”一个战士跑过来。

“扯什么淡，这是战场，谁让你带老百姓过来的？！”王班长大声呵

斥道。

“是我们自个儿要来的。”大舅和表舅争着喊道。

王班长上下打量满身尘土的小哥俩，说：“还真追来了啊，你俩的爹都同意了？”

“同意了。”哥俩一起回答。

这时候，大舅指了指对岸，说：“我都观察半天了，这么打下去不行啊，最好从上面水窄的地方渡过去。”

王班长眼睛一亮，问：“你知道在哪能渡河吗？”

“知道，我和我哥夏天去县城玩儿，就是渡河去的。”表舅抢着回答。

“好，我找连长去，组织渡河突击队，你俩带路。”王班长斩钉截铁地说。

很快，十几个水性好的战士组成了突击队，跟着大舅和表舅沿着河岸往北走了几里地。河道在这里拐了个弯，河水虽然有点儿急，但河面很窄，泅渡过去，不用了多长时间。

大舅说：“就是这里，对面是高梁地，不容易被发现。”说完，他和表舅就“扑通”一声，下了水。

大凌河铁路桥顺利被解放军攻占，县城的国民党士兵大部分被歼灭，只有少数逃回了锦州。这样，锦州以东的外围防御被扫清了，为接下来总攻锦州的大决战奠定了基础。

大舅和表舅也顺利地加入了解放军，王班长给他俩登了记，大舅和表舅从此有了大名，大舅叫徐大柱，表舅叫许铁柱。

一天一夜不见两个小子踪影的东北屯，炸锅了。姑姥爷在姥爷家，像个小孩子一样咧开大嘴，“哇哇”地哭。他一边哭一边数落：“铁柱胆子小，肯定是听了大柱的话，才跟着走的，我就这一棵独苗啊……”

一旁不知所措的姥爷只能安抚：“姐夫、姐夫……”

“姐夫啥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我儿子要有个闪失，我饶不了你。”

“咱俩还是出门找找吧，光哭有啥用啊？”

是啊，哭有啥用，找孩子是大事儿。姑姥爷立时不哭了，拉上姥爷就往外奔。通往县城的路很清静。“咋就连个人都遇不着呢？”姥爷问。

“那儿，那儿，你瞅瞅，像是一挂马车。”姑姥爷的眼睛一直盯着前面。两个人迎着马车小跑向前，姑姥爷问：“老哥，听说县城打仗了，看见两个半大小子了吗？”

车老板指了指身后面，哀伤地说：“仗早打完了，唉，都是半大小子……”被血染红的白布下面盖着五个人。

没敢上前的姑姥爷“扑通”一下坐在地上，咧开嘴又哭了起来：“我的儿呀……”

姥爷来到马车前，掀开白布，挨个瞄一眼，说：“你哭个啥，没有咱孩子。”

姑姥爷不哭了，但还是坐在地上没起来。

“别动，没有你孩子，可有我的孩子！”车老板大声喊着。说完，他很小心地拽了拽白布，吆喝一声，继续赶路，马车渐渐地远去了。

姑姥爷瞅了一眼姥爷，姥爷也瞅了一眼姑姥爷，老哥俩一起望向渐行渐远的马车，头一回这么默契，谁也没吱声。

半晌，姑姥爷拍拍裤子上的土，说：“再找找？”

姥爷说：“嗯，找找。”

孟秋的大凌河水缓缓流淌，仿佛在呜咽，没有一丝寒凉，那是因为洒入了青春热血。看着支前的百姓在河边忙碌着，姥爷和姑姥爷不自觉地加入其中，涉水捞起烂泥泡在河里的战士，把他们抬到岸上不远处的树林里掩埋。姥爷说：“姐夫，咱回吧，你也听见了，队伍都走了，再说，有我姐保佑俩孩子呢！”

“嗯，不找了，有你姐保佑他俩呢。”姑姥爷从此不再动不动就哭了。

进入腊月，东北屯下了一场雪。在炕上纳着鞋底的姥爷，望了望窗外白茫茫的南山，抹了抹眼泪。

姥爷不耐烦地说：“孩子去当兵了，光荣着呢，你抹啥泪呀？”

姥爷早就绷不住了，哽咽着说：“我是想俩孩子了，上冬了，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棉鞋穿。”

“嘎吱——”门开了，姑姥爷搓着手，哈着气，走了进来。

“你们两口子吵吵个啥，我都想开了，俩孩子命大着呢！”

姥爷不再吱声，姥爷给姑姥爷递过烟袋，说：“你能想开，我就谢天谢地了，就怕你心里一直埋怨大柱。”

姑姥爷点上旱烟，抽了一口说：“我儿子是你亲外甥，你儿子是我亲侄子，埋怨个啥？我想找你去县城买点年货，你去不？”

姥爷瞅了一眼姑姥爷，说：“是不是想去县城打听消息，就你那小心思能瞒过我？”

已经结冰的大凌河像一条长长的玉带，从古老的县城东边绕过，一直往南直通渤海。结冰的河面方便了河东村的人进城，冰上有稀稀拉拉的行人和车马。姥爷和姑姥爷肩上搭着口袋，小心地走在冰面上。抬眼，他俩看到铁路桥上有铁路工人在忙碌。

“真是解放了，跟过去不一样了呢。”“是呢，这一路上，也不用担心胡子劫道了。”老哥俩边走边聊着。

县城可比东北屯大多了，道路两旁到处都是标语，识字的姑姥爷挨个念给姥爷：“热烈庆祝锦州解放！”“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！”……姥爷听着，感觉热血上涌。

“姐夫，你说咱的娃儿算不算功臣？”

“当然算了，咱俩也能跟着沾光，咱可是军属。”

老哥俩情绪激昂地一路打听，来到军管会大门口，站岗的战士听说是两位军属，热情地让他们到屋里坐下，还给他们倒了热水。另一位值班的战士问：“同志，你们的孩子在哪个部队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姥爷和姑姥爷互相对视了一下，姑姥爷先开了腔：“啥部队可不知道，我家住过一个班，班长姓王，呆

小说作品

独苗

王广城

不几天就去县城打仗了。”

“我儿子叫大柱，我外甥，就是他儿子叫铁柱，他俩跟着王班长走的。”姥爷用手指了指姑姥爷。

值班的战士露出为难的表情，说：“这就不好查了，前一段咱们县入伍的有好几百人呢，解放完锦州，队伍就进关了。”

这时候，屋里走进来一位干部模样的人，“吵吵啥子？”

值班的战士一个立正，大声说：“报告李科长……”

那位干部听后板着脸，像是思考，又像是自言自语：“铁柱、大柱……”

“哎呀，你们是东北屯的吧？你俩的儿子立功了，咱们打下铁路桥，是他们小哥俩带着突击队从上游过去的。”说完，他伸出手分别拍拍姥爷和姑姥爷的肩膀。姥爷和姑姥爷两个人傻傻地跟着笑。姑姥爷嘴里念叨着：“立功了好，立功了好。”

那位干部就是攻打大凌河铁路桥时的李连长，他没有随部队南下，而是留在了县城工作，当了科长。晚上，李科长硬拉着姥爷和姑姥爷去招待所。安排好住宿后，李科长自掏腰包，请他俩下馆子。

看着斟满老白干的酒杯，姑姥爷有点儿哽咽：“不瞒领导，自打孩子离开家，我是一滴酒没沾过。”

姥爷说：“你以为就你惦记孩子啊，我是半滴都没碰过。挺大个人，还动不动就哭……”

看着两个人哈哈，李科长笑着说：“你们担心个啥子，我十三岁那年，红军从我们村过，我跟着红军就走了。这么多年枪林弹雨的，都闯过来了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”三个人你一句，我一句的，聊得挺热闹，喝得也挺高兴。

从县城回来后，姥爷和姑姥爷跟换了个人似的。特别是姑姥爷，走路

都带着风，他在屯子里是少有的“喝过墨水”的人，就被安排在村里做事。

夕阳火红火红的。依然在田里挥着铁锅的姥爷，被罩进余晖里，脸上的汗也变成了金豆子，姥爷也不擦拭。这时候，姑姥爷走过来：“都收工了，咋还不回家？”

姥爷依然闷着头刨地，说：“我多干会儿，别叫人说出个啥。”

姑姥爷拍拍姥爷的肩膀，说：“你是军属，别人能说出个啥？收工吧。”

姥爷摇了摇头，说：“那可不行，人家李科长说了，咱当军属的可不能给孩子丢脸。”

姑姥爷苦笑，说：“我想和你说个事儿，叫你入党，到村里做事，也能帮帮我。”

姥爷停下活计，手拄着镐把，很认真地转过脸，问：“我大字不识一筐，能行吗？”

姑姥爷点点头，坚定地说：“你有觉悟，遇事也比我沉着，咋不行？”

黄昏里，姥爷和姑姥爷扛着农具，并排走向炊烟升起的家。

据《东北屯村史》记载，姑姥爷和姥爷是东北屯解放后第一批入党的人。

“姐夫——姐夫——孩子来信了，孩子来信了！”姥爷手里攥着信封，喊着姑姥爷。牛皮纸信封上面并排写着姥爷和姑姥爷的名字。

“快给我，你又不认识字。”这个时候，姑姥爷的优越感陡增。姥爷也不计较，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，听姑姥爷念信。

“爹、舅……”姑姥爷扭头瞅一眼姥爷，说：“是俺家铁柱写的。”

姥爷着急地说：“快点儿念吧。”

“我和我哥随着队伍跨过了鸭绿江，正在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……”

“怪不得孩子这么长时间没有音讯。”姥爷插话。

姑姥爷扭头瞪一眼姥爷，说：“要不你念？”

姥爷眨巴眨巴眼睛，不吱声了。姑姥爷继续念信：“我哥当了班长，我当了班副，爹和舅不要惦记……”

念完信，老哥俩互相瞅着对方，脸上带着笑容，眼中却含着热泪。姥爷拉着姑姥爷的衣襟，说：“快回家，念给他娘听听。”

老哥俩脚下生风，一边走一边嘟囔着：“孩子们出息了！”“嗯，出息了！”

之后，每隔两三个月就有大舅和表舅的家书寄回，两个人轮流执笔，收信人姓名并列写着姥爷和姑姥爷的名字。期间，有一次寄回来的是两个人的立功喜报，姥爷和姑姥爷兴奋了很长时间，逢人就骄傲地讲自己的儿子是战斗英雄。

又是一年光，姑姥爷家门前来了几个人，前面的人个子不高，走路有点儿跛，笑呵呵地喊着姑姥爷的名字。姑姥爷迎出来，盯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哎呀，这不是王班长吗？”

“哈哈，是我呀，老哥！”说完，两个人热情地握着手。随行的介绍说：“这是咱区里的王区长。”

王班长摆摆手，说：“在老哥这，我永远都是那个王班长。”

不久前，王班长因伤残，刚刚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到地方工作，他还叫人带来了慰问品，一份是给姑姥爷的，另一份是给姥爷的。

在姥爷家，正赶上杀年猪，姥爷执意要留王班长在家里吃饭。王班长摇摇头说，不吃，还要去其他村子慰问军烈属呢。王班长一个劲儿地夸大舅和表舅，说他俩在战场上机智勇敢，大舅还被提拔当了排长，表舅也入了党，叫两家人不要惦记。

送走了王班长，姑姥爷叨咕一句：“这个王班长，明明咱俩都是军属，还非得说去慰问军烈属……”姥爷也没在意，招呼姑姥爷一起吃饭。

自从表舅离家后，姑姥爷家只剩下他一个人，逢年过节，都是和姥爷家一起过，老哥俩喝点儿酒，喝着喝着，两个人的眼圈就发红了，要是姥爷先绷不住，姑姥爷就开始劝，姑姥爷绷不住的时候，姥爷就劝他。

姑姥爷说：“看人家，咱这岁数的都当爹了。”姥爷说：“你羡慕个啥，要没有咱孩子保家卫国，谁也当不了爹。”姥爷虽然是大老粗，但说的那句话听起来很豪迈。

有好长时间没有大舅和表舅的消息了。这天，区里来电话，通知姥爷和姑姥爷去县里参加军烈属代表大会，老哥俩就商量，别坐马车了，还是走着去开会吧，给村里省几个钱。老哥俩一路走着，一路唠着，互相搀扶着走在大凌河的冰面上。姥爷感慨：“几年没去县城了，听说县城盖起了好几座大楼。”

姑姥爷说：“要是大凌河能修一座公路桥就好了，进城那可方便了。”

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老哥俩赶到了县招待所报到。

“哎呀，徐老哥、许老哥，欢迎

你们二位呀！”等在那里的李科长一下子认出了他俩。

姥爷和姑姥爷很激动，拉着李科长的手，互相问候着。过了一会儿，李科长放开了姑姥爷的手，单拉着姥爷的手不放，眼睛也紧盯着姥爷。他缓缓地说：“老哥，感谢你为国家培养了一个好娃子啊……”说完，重重地拍了一下姥爷的手。

姥爷眼睛直勾勾地看向李科长，说：“啥，啥意思？”李科长说：“抗美援朝胜利了，可是大柱没能看到这一天……怎么，老王没告诉你们吗？”李科长皱着眉头问。

姥爷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他傻愣愣地戳在那里。旁边的姑姥爷，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出来，上前扶住了姥爷，生怕姥爷摔倒。姑姥爷说：“以后铁柱就是咱俩的儿子……”

回来的路上，姥爷一直沉默不语，姑姥爷一路小心翼翼地劝说。“昨天在会上发言的老哥，还记得吗？就是当年咱俩找孩子的时候，遇到的那个车老板，两个儿子都牺牲了，另外三个后生也是他们屯里的……”

姥爷点点头，瞅瞅前后没人，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。

姑姥爷抱住姥爷，两个大男人就站在路上“呜呜”地一块哭。哭了好一阵子，姥爷不哭了，擦擦眼泪，说：“这个王瘸子，他早就知道大柱牺牲了，咋就不告诉我呢？”姑姥爷说：“是呢，他还真瞒得住。”

就这样，姥爷成为了烈属，姑姥爷还是军属。据说，表舅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后，直接被安排去了新疆工作，很多年了，一直没回过东北屯。

但是，每年表舅都寄钱回家，一份给姑姥爷，一份给姥爷。直到姑姥爷死的时候，表舅也没能回来，是王班长带着大队干部给姑姥爷料理的后事。姑姥爷临死前还在念叨：“自古忠孝难两全啊！”虽然有遗憾，但他还是很安详地走了，他的“独苗”儿子表舅，在新疆成了家，姑姥爷已经有了孙子，也许他在地下见到姑姥姥也能有个交代了。表舅所在的部队有保密纪律约束，他这些年都没回家看望父亲，也没能为父亲料理后事，表舅在信里满满的愧疚。

姑姥爷走了，姥爷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。姥爷嘴里天天念叨大舅的名字，念叨完大舅，就念叨表舅。不时地，表舅有家书寄回，信封上只有姥爷的名字，当然，每年表舅都给姥爷寄钱。

有一天，表舅来信说，等他退休了，就回来看望姥爷。姥爷嘴上恨恨地说：“看不看我这个当舅的能咋的，连他爹死了都没回来。”但姥爷的精神头明显好了许多，细心人发现，这老头拄着拐棍，每天都要到村口走一圈，还要在通往县城的路上望一望。

姥爷临终的时候，表舅也没能回来。刚刚离休的王班长却来到姥爷家，拉着已经卧床的姥爷的手，神色凝重地说：“老哥，有个事我得告诉你，当年牺牲的是你外甥铁柱，活着的是你儿子大柱，这哥俩有个约定，谁要是牺牲了，另一个就顶替他，给两个老人送终。好在他俩的姓名有点儿谐音，这事是我答应他们的，所以我一直瞒着没说。”接着，王班长向姥爷讲述了那场令他终生难忘的战斗。

王班长所在的连守在一处高地，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，打退了美军的几十次进攻。子弹和手榴弹都打光了，他们就冲上来的敌人进行了肉搏。前来支援的兄弟部队赶到的时候，全连只剩下几个重伤员。王班长的小腿被敌人的弹片炸伤了，但他手里的刺刀依然刺向敌人。而满手是伤的大舅把敌人压在身后，两手紧紧地掐住敌人的脖子。表舅和一个敌人滚下了山崖，被发现的时候，已经辨不出他的模样，他的手指上有手榴弹的拉环……

此刻的王班长已泪流满面，满屋子的人也都在哭。最后，王班长缓慢而又坚毅地说：“您儿子和您外甥都是好样的，我们全连没一个孬种！”

躺在炕上的姥爷平静地听完了王班长的讲述，使出最后的力气说：“铁柱要是能回来，让他到他爹的坟前磕个头……告诉他爹……他爹的独苗还在。”

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老哥俩赶到了县招待所报到。

“哎呀，徐老哥、许老哥，欢迎

你们二位呀！”等在那里的李科长一下子认出了他俩。

姥爷和姑姥爷很激动，拉着李科长的手，互相问候着。过了一会儿，李科长放开了姑姥爷的手，单拉着姥爷的手不放，眼睛也紧盯着姥爷。他缓缓地说：“老哥，感谢你为国家培养了一个好娃子啊……”说完，重重地拍了一下姥爷的手。

姥爷眼睛直勾勾地看向李科长，说：“啥，啥意思？”李科长说：“抗美援朝胜利了，可是大柱没能看到这一天……怎么，老王没告诉你们吗？”李科长皱着眉头问。

姥爷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他傻愣愣地戳在那里。旁边的姑姥爷，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出来，上前扶住了姥爷，生怕姥爷摔倒。姑姥爷说：“以后铁柱就是咱俩的儿子……”

回来的路上，姥爷一直沉默不语，姑姥爷一路小心翼翼地劝说。“昨天在会上发言的老哥，还记得吗？就是当年咱俩找孩子的时候，遇到的那个车老板，两个儿子都牺牲了，另外三个后生也是他们屯里的……”

姥爷点点头，瞅瞅前后没人，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。

姑姥爷抱住姥爷，两个大男人就站在路上“呜呜”地一块哭。哭了好一阵子，姥爷不哭了，擦擦眼泪，说：“这个王瘸子，他早就知道大柱牺牲了，咋就不告诉我呢？”姑姥爷说：“是呢，他还真瞒得住。”

就这样，姥爷成为了烈属，姑姥爷还是军属。据说，表舅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后，直接被安排去了新疆工作，很多年了，一直没回过东北屯。

但是，每年表舅都寄钱回家，一份给姑姥爷，一份给姥爷。直到姑姥爷死的时候，表舅也没能回来，是王班长带着大队干部给姑姥爷料理的后事。姑姥爷临死前还在念叨：“自古忠孝难两全啊！”虽然有遗憾，但他还是很安详地走了，他的“独苗”儿子表舅，在新疆成了家，姑姥爷已经有了孙子，也许他在地下见到姑姥姥也能有个交代了。表舅所在的部队有保密纪律约束，他这些年都没回家看望父亲，也没能为父亲料理后事，表舅在信里满满的愧疚。

姑姥爷走了，姥爷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。姥爷嘴里天天念叨大舅的名字，念叨完大舅，就念叨表舅。不时地，表舅有家书寄回，信封上只有姥爷的名字，当然，每年表舅都给姥爷寄钱。

有一天，表舅来信说，等他退休了，就回来看望姥爷。姥爷嘴上恨恨地说：“看不看我这个当舅的能咋的，连他爹死了都没回来。”但姥爷的精神头明显好了许多，细心人发现，这老头拄着拐棍，每天都要到村口走一圈，还要在通往县城的路上望一望。

姥爷临终的时候，表舅也没能回来。刚刚离休的王班长却来到姥爷家，拉着已经卧床的姥爷的手，神色凝重地说：“老哥，有个事我得告诉你，当年牺牲的是你外甥铁柱，活着的是你儿子大柱，这哥俩有个约定，谁要是牺牲了，另一个就顶替他，给两个老人送终。好在他俩的姓名有点儿谐音，这事是我答应他们的，所以我一直瞒着没说。”接着，王班长向姥爷讲述了那场令他终生难忘的战斗。

王班长所在的连守在一处高地，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，打退了美军的几十次进攻。子弹和手榴弹都打光了，他们就冲上来的敌人进行了肉搏。前来支援的兄弟部队赶到的时候，全连只剩下几个重伤员。王班长的小腿被敌人的弹片炸伤了，但他手里的刺刀依然刺向敌人。而满手是伤的大舅把敌人压在身后，两手紧紧地掐住敌人的脖子。表舅和一个敌人滚下了山崖，被发现的时候，已经辨不出他的模样，他的手指上有手榴弹的拉环……

此刻的王班长已泪流满面，满屋子的人也都在哭。最后，王班长缓慢而又坚毅地说：“您儿子和您外甥都是好样的，我们全连没一个孬种！”

躺在炕上的姥爷平静地听完了王班长的讲述，使出最后的力气说：“铁柱要是能回来，让他到他爹的坟前磕个头……告诉他爹……他爹的独苗还在。”

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老哥俩赶到了县招待所报到。

“哎呀，徐老哥、许老哥，欢迎

你们二位呀！”等在那里的李科长一下子认出了他俩。

姥爷和姑姥爷很激动，拉着李科长的手，互相问候着。过了一会儿，李科长放开了姑姥爷的手，单拉着姥爷的手不放，眼睛也紧盯着姥爷。他缓缓地说：“老哥，感谢你为国家培养了一个好娃子啊……”说完，重重地拍了一下姥爷的手。

姥爷眼睛直勾勾地看向李科长，说：“啥，啥意思？”李科长说：“抗美援朝胜利了，可是大柱没能看到这一天……怎么，老王没告诉你们吗？”李科长皱着眉头问。

姥爷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他傻愣愣地戳在那里。旁边的姑姥爷，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出来，上前扶住了姥爷，生怕姥爷摔倒。姑姥爷说：“以后铁柱就是咱俩的儿子……”

回来的路上，姥爷一直沉默不语，姑姥爷一路小心翼翼地劝说。“昨天在会上发言的老哥，还记得吗？就是当年咱俩找孩子的时候，遇到的那个车老板，两个儿子都牺牲了，另外三个后生也是他们屯里的……”

姥爷点点头，瞅瞅前后没人，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。